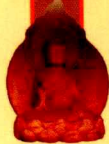


佛典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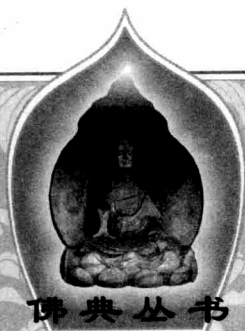


指月录

下

〔明〕瞿汝稷 编撰 德贤 侯 校注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

指月录 (下)

[明]瞿汝稷 编撰 德贤 侯剑 整理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指月录上下 / (明) 瞿汝稷编撰; 德贤, 侯剑整理.
成都: 巴蜀书社, 2006.11
ISBN 7-80659-917-7

I. 指... II. ①瞿...②德...③侯... III. 禅宗 -
中国 - 古代 IV. B9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6439 号

指月录 (上下) (明) 瞿汝稷 编撰 德贤 侯剑 整理

责任编辑 周田青
封面设计 文小牛
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
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
总编室电话: (028) 86259397
网 址 WWW.bsbook.com
发 行 巴蜀书社
发行科电话: (028) 86259422 86259423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(028) 85011398
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2 版
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成品尺寸 210mm × 148mm
印 张 32.5
字 数 700 千字
书 号 ISBN 7-80659-917-7/B·166
定 价 60.00 元 (上下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



指月录卷十七

六祖下第六世

◎睦州刺史陈操尚书，问僧，有个事，与上座商量得么？”曰：“合取狗口。”公自拈口曰：“某甲罪过。”曰：“知过必改。”公曰：“恁么则乞上座口吃饭得么？”斋次，拈起胡饼问僧：“江西湖南还有这个么？”曰：“尚书适来吃个甚么？”公曰：“敲钟谢响。”又与僚属登楼次，见数僧行来，有一官人曰：“来者总是行脚僧。”公曰：“不是。”曰：“焉知不是？”公曰：“待来勘过。”须臾僧至楼前，公蓦唤上座，僧皆举首，公谓诸官曰：“不信道。”看资福，福见来，便画一圆相。公曰：“弟子恁么来皂已是不着便，何况师更画一圆相。”福便掩却方丈门。雪窦云：“陈操只具一只眼。”复颂云：“团团珠绕玉珊珊，马载驴驮上铁船。分付海山无事客，钓鳌时下一圈圈。”复云：“天下衲僧跳不出。”



◎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禅师，豫章丰城章氏子。母乳之夕，神光照庭，厩马皆惊，因以光涌名之。少甚俊敏，依仰山剃度。北游谒临济，复归侍山，山曰：“汝来作甚么？”师曰：“礼觐和尚。”山曰：“还见和尚么？”师曰：“见。”山曰：“和尚何似驴？”师曰：“某甲见和尚，亦不似佛？”山曰：“若不似佛，似个甚么？”师曰：“若有所似，与驴何别！”山大惊曰：“凡圣两忘，情尽体露，吾以此验人二十年，无决了者。子保任之。”山每指谓人曰：“此子肉身佛也。”

◎杭州无著文喜禅师，嘉禾语溪人。姓朱氏，七岁出家，常习律听教，后谒大慈山性空禅师。空曰：“子何不遍参乎？”师直往五台山华严寺。至金刚窟礼谒，遇一老翁牵牛而行，邀师入寺。翁呼均提，有童子应声出迎。翁纵牛，引师升堂，堂宇皆耀金色。翁踞床，指绣墩命坐。翁曰：“近自何来？”师曰：“南方。”翁曰：“南方佛法如何住持？”师曰：“末法比丘少奉戒律。”翁曰：“多少众？”师曰：“或三百或五百。”师却问：“此间佛法如何住持？”翁曰：“龙蛇混杂，凡圣同居。”师曰：“多少众？”翁曰：“前三三，后三三。”翁呼童子致茶，并进酥酪。师食之，觉心意开爽。翁拈起玻璃盏问曰：“南方还有这个否？”师曰：“无。”翁曰：“寻常将甚么吃茶？”师无对。师睹日色稍晚，遂问翁：“拟投一宿，得否？”翁曰：“汝有执心在，不得宿？”师曰：“某甲无执心。”翁曰：“汝曾受戒否？”师曰：“受戒久矣。”翁

曰：“汝若无执心，何用受戒？”师辞退，翁令童子相送。师问童子：“前三三，后三三，是多少？”童召大德，师应诺。童曰：“是多少？”师复问曰：“此为何处？”童曰：“此金刚窟般若寺也。”师凄然，悟彼翁者即文殊也。不可再见，即稽首童子，愿乞一言为别。童说偈曰：“面上无嗔供养具，口里无嗔吐妙香。心里无嗔是珍宝，无垢无染是真常。”言訖，均提与寺俱隐，但见五色云中，文殊乘金毛师子往来。忽有白云，自东方来，覆之不见，师因驻锡五台。后参仰山，顿了心契，令充典座。文殊尝现于粥饭上，师以搅粥筴便打曰：“文殊自文殊，文喜自文喜。”殊乃说偈曰：“苦瓠连根苦，甜瓜彻蒂甜。修行三大劫，却被老僧嫌。”一日，有异僧来求斋食，师减己分馈之。仰山预知，问曰：“适来果位人至，汝给食否？”师曰：“辍己回施。”仰曰：“汝大利益。”将顺寂，于子夜告众曰：“三界心尽，即是涅槃。”言訖跏趺而终。白光照室，竹树同色。塔于灵隐山之西坞。天福二年，田颢许思之乱，寇发师塔，睹肉身不坏，爪发俱长，钱武肃王异之，遣裨将邵志，重加封瘞。

◎福州双峰古禅师，本业讲经。因参先双峰，峰问：“大德甚么处住？”曰：“城里。”峰曰：“寻常还思老僧否？”曰：“常思和尚，无由礼覲。”峰曰：“只这思底便是大德。”师从此领旨，即罢讲席，侍奉数年。后到石霜，但随众而已，更不参请。众谓：古侍者尝受双峰印记。往往闻于石霜，霜欲诘其所悟，而未得其便。师因辞去，霜将拂子送出门首，召曰古侍者，师回首。霜曰：“拟著即差，是著即乖，

不拟不是，亦莫作个会。除非知有，莫能知之。好去！好去！”师应：“喏！喏！”即前迈，寻属双峰示寂，师乃继续住持。僧问：“和尚当时辞石霜，石霜恁么道，意作么生？”师曰：“只教我不著是非。”玄觉云：“且道他会石霜意不会？”

◎魏府兴化存奖禅师，初在临济为侍者。洛浦来参，济问：“甚处来？”浦曰：“銮城来。”济曰：“有事相借问得么？”浦曰：“新戒不会。”济曰：“打破大唐国，觅个不会底人也无？参堂去！”师随后请问曰：“适来新到，是成褫他，不成褫他？”济曰：“我谁管你成褫不成褫。”师曰：“和尚只解将死雀就地弹，不解将一转语盖覆却。”济曰：“你又作么生？”师曰：“请和尚作新到。”济遂曰：“新戒不会。”师曰：“却是老僧罪过。”济曰：“你语藏锋。”师拟议，济便打。至晚济又曰：“我今日问新到，是将死雀就地弹，就窠子里打。及至你出得语又喝起，了向青云里打。”师曰：“草贼大败。”济便打。后在三圣会里为首座，常曰：“我向南方行脚，一遭拄杖头，不曾拨着一个会佛法底人。”三圣闻得，问曰：“你具个甚么眼，便恁么道？”师便喝。圣曰：“须是你始得。”后大觉闻举遂曰：“作么生得风吹到大觉门里来？”师后到大觉为院主，一日觉唤院主：“我闻你道‘向南方行脚，一遭拄杖头，不曾拨着一个会佛法底。’你凭个甚么道理与么道？”师便喝，觉便打。师又喝，觉又打。师来日从法堂过，觉召院主：“我直下疑你昨日这两喝。”师又喝，觉又打。师再喝，觉亦打。师曰：“某甲于三圣师兄处，学得个宾主句，总被师兄折倒了也。愿与某甲个安乐法门。”觉曰：

“这瞎汉，来这里纳败缺，脱下衲衣痛打一顿。”师于言下荐得临济先师于黄檗处吃棒底道理。师后开堂日拈香曰：“此一炷香，本为三圣师兄，三圣于我太孤。本为大觉师兄，大觉于我太赊。不如供养临济先师。”师有时唤僧，僧应诺，师曰：“点即不到。”又唤一僧，僧应诺，师曰：“到则不点。”僧问：“四面八方来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打中间底。”僧便礼拜。师曰：“昨日赴个村斋，中途遇一阵卒风暴雨，却向古庙里躲避得过。”晦堂《心颂》：“一不是，二不成，落花芳草伴啼莺。闲庭雨歇夜初静，片月还从海上生。”径山杲颂：“古庙里头回避得，纸钱堆里暗嗟吁。闲神野鬼都惊怕，只为渠侬识梵书。”

师谓克宾维那曰：“汝不久为唱导之师。”宾曰：“不入这保社。”师曰：“会了不入，不会了不入？”曰：“总不与么。”师便打曰：“克宾维那法战不胜，罚钱五贯，设僧饭一堂。”次日，师自白椎曰：“克宾维那法战不胜，不得吃饭。”即便出院。雪窦云：“克宾要承嗣兴化，罚钱出院。且致，却须索这一顿棒始得。且问诸人，棒既吃了，作么生索？雪窦要断不平之事，今夜与克宾维那雪屈，以拄杖一时打散。”云居舜云：“大冶精金应无变色，其奈兴化令行太严。不是克宾维那也大难承当，若是如今泛泛之徒，翻转面皮多少时也。”径山杲云：“云居拗曲作直，妙喜道：要作临济烜赫儿孙，直须翻转面皮始得。”洞山广道者，梓州人，丛林号广无心。初游方，问云盖智和尚：“兴化打维那，意旨如何？”智下禅床展两手吐舌示之。广打一坐具，智云：“此是风力所转。”又持此语问石霜琳和尚，琳云：“你意作么生？”广亦打一坐具。琳云：“好一坐具，只是你不知落处。”又问真净，净云：“你意作么生？”广亦打一坐具。净云：“他打你亦打。”

广于此大悟。净因作颂云：“丈夫当断不自断，兴化为人彻底汉。已后从他眼自开，棒了罚钱趁出院。”

示众曰：“若是作家战将，便请单刀直入，更莫如何若何？有旻德禅师，出礼拜，起便喝，师亦喝。德又喝，师亦喝。德礼拜归众，师曰：“适来若是别人，三十棒一棒也较不得，何故？为他旻德会一喝，不作一喝用。”首山拈云：“看他兴化与么用，为甚么放得他过？诸上座，且道甚么处是一喝不作一喝用？前一喝后一喝，且道那个是宾，那个是主？虽然如是，亦须子细。”便下座。又曰：“二俱有过，二俱无过。”觉范曰：“予观首山，可谓临济兴化的骨孙。”幻寄曰：“首山如优孟学孙叔敖耳，洪公更矢上加尖。”

师见同参来，才上法堂，师便喝，僧亦喝，师又喝，僧亦喝。师近前拈棒，僧又喝。师曰：“你看这瞎汉，犹作主在。”僧拟议，师直打下法堂。侍者请问：“适来那僧，有甚触忤和尚？”师曰：“他适来也有权，也有实，也有照，也有用。及乎我将手向伊面前横两横，到这里却去不得。似这般瞎汉，不打更待何时！”僧礼拜。圆悟勤云：“甚处是兴化将手向伊面前划两遭处？若这里洞明，可以荷负临济正法眼藏。如或泥水未分，未免瞎驴随大队。”

云居住三峰庵时，师问：“权借一问以为影草时如何？”居无对。师云：“想和尚答这话不得，不如礼拜了退。”二十年后，居云：“如今思量，当时不消道个何必。”后遣化主到师处，师问：“和尚住三峰庵时，老僧问伊，话对不得，如今道得也未？”主举前话，师云：“云居二十年，只道得个何必。兴化即不然，争如道个不必。”妙喜曰：“何必不必，绵绵密密，觐面当机，有人续得末后句，许你亲见二尊宿。”

后唐庄宗车驾幸河北，回至魏府行宫，诏师问曰：“朕收中原获得一宝，未曾有人酬价。”师曰：“请陛下宝看。”帝以两手舒幞头脚，师曰：“君王之宝，谁敢酬价？”宗大悦，赐紫衣师号，师皆不受。乃赐马，师乘马忽惊坠伤足。师唤院主：“与我做个木拐子。”主做了将来，师接得绕院行，问僧曰：“汝等还识老僧么？”曰：“争得不识和尚？”师曰：“跌脚法师，说得行不得。”又至法堂，令维那声钟集众，师曰：“还识老僧么？”众无对。师掷下拐子，端然而逝。

◎魏府大觉和尚，参临济语，接兴化语，具二师章。临终时谓众曰：“我有一只箭，要付与人。”时有一僧出曰：“请和尚箭。”师曰：“汝唤甚么作箭？”僧喝，师打数下，便归方丈。却唤其僧入来，问曰：“汝适来会么？”曰：“不会。”师又打数下，掷却拄杖曰：“已后遇明眼人，分明举似。”便乃告寂。

◎镇州宝寿沼禅师，在方丈坐，因僧问讯次，师曰：“百千诸圣尽不出此方丈内。”曰：“只如古人道：大千沙界海中沤，未审此方丈向甚么处着？”师曰：“千圣现在。”曰：“阿谁证明？”师便掷下拂子，僧从西过东立，师便打。僧曰：“若不久参，焉知端的？”师曰：“三十年后，此话大行。”赵州来，师在禅床背面而坐。州展坐具礼拜，师起入方丈，州收坐具而出。

师问僧：“甚处来？”曰：“西山来。”师曰：“见猕猴

么？”曰：“见。”师曰：“作甚么伎俩？”曰：“见某甲，一个伎俩也作不得。”师便打。

◎镇州三圣院慧然禅师，至仰山，山问：“汝名甚么？”师曰：“慧寂。”山曰：“慧寂是我名。”师曰：“我名慧然。”山大笑。妙喜曰：“两个藏身露影汉，殊不顾旁观者。”雪窦颂云：“双收双放若为宗，骑虎由来要绝功。笑罢不知何处去，只应千古动悲风。”圆悟勤云：“这个笑与岩头笑不同，岩头笑有毒药，这个笑千古万古清风凛凛地。为甚么雪窦末后却道：‘只应千古动悲风。’也是死而不吊，一时与你注解了也。争奈天下人啖啄不入，不知落处。纵是山僧，也不知落处。诸人还知么？”

仰山因有官人相访，山问：“官居何位？”曰：“推官。”山竖起拂子曰：“还推得这个么？”官人无对。山令众下语，皆不契。时师不安，在涅槃堂内将息。山令侍者去请下语，师曰：“但道和尚今日有事。”山又令侍者问：“未审有甚么事？”师曰：“再犯不容。”到德山，才展坐具，山曰：“莫展炊巾，这里无残羹馊饭。”师曰：“纵有也无着处。”山便打，师接住棒推向禅床上。山大笑，师哭苍天，便下参堂。堂中首座号踢天泰，问：“行脚高士须得本道公验，作么生是本道公验？”师曰：“道甚么？”座再问，师打一坐具曰：“这漆桶，前后触忤多少贤良。”座拟人事，师便过第二座人事。上堂：“我逢人即出，出则不为人。”便下座。兴化云：“我逢人则不出，出则便为人。”

◎定州善崔禅师，州将王令公，于衙署张座请师说法，



师升座拈拄杖曰：“出来也打，不出来也打。”僧出曰：“崔禅贻。师掷下拄杖曰：“久立令公，伏惟珍重。”

◎幽州谈空和尚，镇州牧有姑为尼，行脚回，欲开堂为人，牧令师勘过。师问曰：“见说汝欲开堂为人，是否？”尼曰：“是。”师曰：“尼是五障之身，汝作么生为人？”尼曰：“龙女八岁，南方无垢世界成正觉，又作么生？”师曰：“龙女有十八变，你试一变看？”尼曰：“设使变得，也只是个野狐精。”师便打。牧闻举乃曰：“和尚棒折那。”翠岩芝云：“且道尼具眼么，只担得个断贯索，作么生会？”

宝寿和尚问：“除却中下二根人来时，师兄作么生？”师曰：“汝适来举早错也。”寿曰：“师兄也不得无过。”师曰：“汝却与我作师兄。”寿侧掌曰：“这老贼。”

◎虎溪庵主，僧问：“庵主在这里多少年也？”师曰：“只见冬凋夏长，年代总不记得。”曰：“大好不记得。”师曰：“汝道我在这里得多少年也。”曰：“冬凋夏长。”师曰：“闹市里虎。”

◎覆盆庵主，有僧从山下哭上，师闭却门。僧于门上画一圆相，门外立地。师从庵后出，却从山下哭上。僧喝曰：“犹作这个去就在。”师便换手捶胸曰：“可惜先师一场埋没。”僧曰：“苦！苦！”师曰：“庵主被谩。”

◎桐峰庵主，僧问：“和尚这里忽遇大虫作么生？”师便

作大虫吼。僧作怖势，师大笑。僧曰：“这老贼。”师曰：“争奈老僧何？”雪窦云：“是则是，两个老贼，只解掩耳偷铃。”复颂云：“见之不取，思之千里。好个斑斑，爪牙未备。君不见，大雄山下忽相逢，落落声光皆振地。大丈夫见也无，收虎尾兮捋虎须。”幻寄曰：“雪窦着这两贼毒手也。”

有老人入山参，师曰：“住在甚处？”老人不语。师曰：“善能对机。”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师，师便喝，老人礼拜，师便归庵。老人曰：“与么疑杀一切人在。”

◎杉洋庵主，有僧到参，师问：“阿谁？”曰：“杉洋庵主。”师曰：“是我。”僧便喝，师作嘘声。僧曰：“犹要棒吃在。”师便打。问僧：“甚么处来？”曰：“江西来。”师竖起痒和子曰：“江西还有这个么？”僧拓膝闭目。师曰：“东家厮儿却向西家使唤。”僧曰：“有口不烦宾主说。”师曰：“适来患聋，而今患哑。”僧曰：“买铁得金，一场富贵。”师曰：“客作无功，未免逃避。”僧便行。师曰：“自累犹可，莫累老僧。”僧却回向师礼拜，师曰：“若不溜么。已后丧我儿孙。”

◎定上座，初参临济，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济下禅床擒住，师拟议，济与一掌。师伫思，傍僧曰：“定上座何不礼拜？”师方作礼，忽然大悟。后南游，路逢岩头、雪峰、钦山三人，岩头问：“上座甚处来？”师曰：“临济来。”岩曰：“和尚万福。”师曰：“和尚已顺世也。”岩曰：“某甲三人特去礼拜，薄福不遇。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？请上座举



一两则。”师遂举临济上堂曰：“赤肉团上，有一无位真人，常在汝等诸人面门出入，未证据者看看？”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无位真人？”济下禅床挡住曰：“道！道！”僧拟议，济拓开曰：“无位真人是甚么干矢橛？”岩头不觉吐舌。雪峰曰：“临济大似白拈贼。”钦山曰：“何不道赤肉团上非无位真人？”师便擒住曰：“无位真人与非无位真人，相去多少？速道！速道！”钦山被擒，直得面黄面青，语之不得。岩头、雪峰曰：“这新戒不识好恶，触忤上座，且望慈悲。”师曰：“若不是这两个老汉，壑杀这尿床鬼子。”师在镇府斋，回到桥上坐次，逢三人座主。一人问：“如何是禅河深处，须穷到底？”师擒住拟抛向桥下。二座主近前谏曰：“莫怪触忤上座，且望慈悲。”师曰：“若不是这两个座主，直教他穷到底。”

◎**薙上座**，离临济参德山。山才见，下禅床作抽坐具势。师曰：“这个且置。或遇心境一如的人来，向伊道个甚么，免被诸方检责？”山曰：“犹较昔日三步在，别作个主人公来。”师便喝，山默然。师曰：“塞却这老汉咽喉也。”拂袖便出。汾山闻举云：“薙上座，虽得便宜，争奈掩耳偷铃。”

蒋山勤云：“薙公一喝，宾主历然。德山无语，言遍天下。汾山老子，雪上加霜。子细点检将来，总不可放过。乃掷下拄杖。”

参百丈，丈曰：“闍黎有事相借问，得么？”师曰：“幸自非言，何须谏诤。”丈曰：“收得安南，又忧塞北。”师擘开胸曰：“与么不与么？”丈曰：“要且难构，要且难构。”师曰：“知即得，知即得。”仰山寂云：“若有人知此二人落处，不

妨奇特。若辨不得，大似日中迷路。”

◎瑞州九峰道虔禅师，为石霜侍者。泊霜归寂，众请首座继住持，师白众曰：“须明得先师意始可。”座曰：“先师有甚么意？”师曰：“先师道：‘休去，歇去，冷湫湫地去，一念万年去，寒灰枯木去，古庙香炉去，一条白练去。其余则不问，如何是一条白练去？’”座曰：“这个只是明一色边事。”师曰：“元来未会先师意在。”座曰：“你不肯我那，但装香来，香烟断处若去不得，即不会先师意。”遂焚香。香烟未断，座已脱去。师拊座背曰：“坐脱立亡即不无，先师意未梦见在。”南堂静云：“要识虔侍者么，只是急杀人底汉子；要识首座么，也只是孟春犹寒，仲春渐暖，季春渐暄。忽有人唤和尚，和尚哑。赖他唤一声，若不唤一声，念到腊月三十日，也未了。”

僧问：“无间中人行甚么行？”师曰：“畜生行。”曰：“畜生复行甚么行？”师曰：“无间行。”曰：“此犹是长生路上人。”师曰：“汝须知有不共命者。”曰：“不共甚么命？”师曰：“长生气不常。”师乃曰：“诸兄弟，还识得命么？欲知命，流泉是命，湛寂是身，千波竞涌是文殊境界，一亘晴空是普贤床榻。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，于中事是话月。从上宗门中事，如节度使信旗相似。且如诸方先德，未建许多名目指陈已前，诸兄弟，约甚么体格商量。到这里，不假三寸，试话会看？不假耳，试辨听看？不假眼，试辨白看？所以道：声前抛不出，句后不藏形。尽乾坤大地都来，是汝常人个体。向甚么处安眼耳鼻舌？莫但向意根下图度作解，尽



未来际亦未有休歇分。所以洞山道：拟将心意学玄宗，大似西行却向东。珍重！”问：“诸圣间出，只是个传语底人，岂不是和尚语？”师曰：“是。”曰：“只如世尊生下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云：‘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’为甚么唤作传语底人？”师曰：“为他指天指地，所以唤作传语底人。”僧礼拜而退。问：“尽乾坤都来是个眼，如何是乾坤眼？”师曰：“乾坤在里许。”曰：“乾坤眼何在？”师曰：“正是乾坤眼。”曰：“还照烛也无？”师曰：“不借三光势。”曰：“既不借三光势，凭何唤作乾坤眼？”师曰：“若不如是，髑髅前见鬼人无数。”吴顺义初，告众安坐而化。洞宗诸语，具《洞山章》。

◎台州涌泉景欣禅师，强德二禅客，于路次见师骑牛，不识师，忽曰：“蹄角甚分明，争奈骑者不鉴。”师骤牛而去。强德憩于树下煎茶，师回却下牛问曰：“二禅客近离甚么处？”曰：“那边。”师曰：“那边事作么生？”强提起茶盏。师曰：“此犹是这边事。那边事作么生？”强无对。师曰：“莫道骑者不鉴。”论转功语，具《洞山章》。

◎邵武军龙湖普闻禅师，唐僖宗太子。眉目风骨清朗如画，生而不茹荤，僖宗百计移之，终不得。及僖宗幸蜀，遂断发逸游，人无知者。造石霜，一夕入室恳曰：“祖师别传事，肯以相付乎？”霜曰：“莫谤祖师。”师曰：“天下宗旨盛传，岂妄为之耶？”霜曰：“是实事那。”师曰：“师意如何？”霜曰：“待案山点头，即向汝道。”师闻，俯而惟曰：“大奇！”汗下，遂拜辞。至邵武城外，见山蔚然深秀，因拨草



趋烟起处，有一苦行居焉。苦行见师至乃曰：“上人当兴此。”长揖而去。师居十余年，一日，有一老人拜谒。师问：“住在何处，至此欲何求？”老人曰：“住于此山，然非人龙也。行雨不职，上天有罚当死，愿垂救护。”师曰：“汝得罪上帝，我何能致力。”无已可易形来，俄失老人所在。视座傍有一小蛇，延缘入袖。至暮，雷电震山，风雨交作，师危坐不动。达旦晴霁，垂袖蛇堕地而去。有顷老人拜而泣曰：“自非大士慈悲，为血腥秽此山矣，念何以报斯德！”即穴岩下为泉曰：“深山乏泉，致此以供养。”邦人闻之，翕然相与唱导，聿成崇刹，号为龙湖云。其旁有神最灵异，民致牲饘不绝。师仗策至庙，与之约曰：“能食素持不杀戒，乃可为邻。不然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何山不可居乎？”是夕，邦之父老，梦神告之曰：闻禅师为我受戒，我不复血食，祭我当如比丘饭足矣！自是神显异迹，护持此山。师将化，令击钟集众，跏趺而坐。说偈曰：“我逃世难来出家，宗师指示个歇处。住山聚众三十年，对人不欲轻分付。今日分明举似君，我敛目时齐听取。”于是敛目安坐寂然，良久撼之，已化矣。塔于本山。

◎潭州云盖山志元圆净禅师，游方时，问云居曰：“志元不奈何时如何？”居曰：“只为闍黎功力不到。”师不礼拜，直造石霜，亦如前问。霜曰：“非但闍黎，老僧亦不奈何。”师曰：“和尚为甚么不奈何？”霜曰：“老僧若奈何，拈过汝不奈何。”师便礼拜。僧问石霜：“万户俱闭即不问。万户俱开时如何？”霜曰：“堂中事作么生？”僧无对。经半年，始